

流萤传奇

王 火 著

明天出版社



流萤传奇

王火 著

明天出版社
一九九一·济南

鲁新登字 06 号

流萤传奇

王 火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875 印张 218 千字

1992 年 2 月第 1 版 199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232

ISBN 7—5332—1384—X
I·284 定价:4.5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小说以沂蒙山区土地革命的生活为背景，描述了少年英雄鲁家钢和他率领的儿童团配合民兵斗地主捉恶霸的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人物形象生动，情节曲折，乡土气息浓郁。广大青少年可以通过此书更好地了解中国革命的历史，进而懂得个人成长与时代环境的必然联系，明辨美与丑、正义与邪恶。

目 录

第一章	五步棋同时下.....	(1)
第二章	家钢报到.....	(20)
第三章	“春天的雨，夏天的风”.....	(34)
第四章	试试锋芒.....	(46)
第五章	哎，一见佃户林哟！.....	(67)
第六章	处处有血迹.....	(84)
第七章	神秘的白疯子.....	(101)
第八章	“他试验他的，咱试验咱的！”.....	(114)
第九章	红·黄·白.....	(131)
第十章	清水汪边彩云飞.....	(145)
第十一章	奇怪的大风雨之夜.....	(159)
第十二章	“空中的雁要逮！水底的鱼要抓！”.....	(176)
第十三章	还有一个人是谁？.....	(189)
第十四章	“谜”在揭晓.....	(204)
第十五章	夹壁墙.....	(218)
第十六章	十分精采的好戏.....	(233)
第十七章	诡计多端.....	(247)
第十八章	狂飙.....	(259)
第十九章	“蓝钢毛瑟”又回来了.....	(273)

第二十章 银沙河水呀日夜流.....	(287)
短短的尾声.....	(300)
后 记.....	(306)

第一章

五步棋同时下

高高的桃花山旁，有个出名的二百多户的大庄寨，叫流萤寨。流萤寨依着桃花山，傍着银沙河，形势险要，是舒河东南的一扇门户，有条公路紧贴着寨西。这儿离南边铁道线不过二百三十里，离国民党军队的重要据点东安镇四百里。山货在这儿集散，苏北和鲁南的物资在这儿流通。往日，经过此地南来北往的人不少。现在，它快面临解放了。

这是一九四七年二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天阴沉沉的，西北风悠悠地吹，颇有下雪的意思，冷得钻骨。从北边传来的枪声又南移了。这是解放军的大炮声，大炮怒发雷霆，轰隆轰隆，震得地动山摇。在树木茂密的桃花山紫云崖下一个被柞树、栗树和乱草遮掩隐蔽的大岩洞里，有三个人正在秘密接头，悄悄商量事儿。一个是区委负责人田松，他三十多岁，精干、老练，个儿不太高，样子很威武，眼色却十分和善，说话时好眯着眼睛咬着烟袋杆儿。一个是给流萤寨阔家大地主看山林的魏春山。其实他是在流萤寨这一带做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是区委派在紫云崖下的情报站的负责人。他比田松大十多岁年纪，身材高大魁梧，嘴边有两条深刻的纹路，两只炯炯的眼上有两道铁扫帚似的浓眉引人注目。还有一个二十七、八岁的年轻庄稼人，戴顶破毡帽，有点儿清瘦，卧蚕眉，大眼，薄嘴唇，却构成一张

英气勃勃的脸膛，笑起来挺讨人喜欢。他名叫张孟良，是区中队干敌工的同志，有时化装成“黑皮兵”，有时化装成“黄皮兵”，有时化装成卖野药的、说唱书的到敌人区域里去转悠。三人在洞里烧了一堆火，烤着取暖，抽着烟，低声啦呱。

大岩洞外面，犬牙交错茁长着的树丛中，鲁家钢正在放哨。鲁家钢是个十六岁的小伙子，个儿长得像大人了，脸上还带点稚气，眉毛浓黑，有两只光彩闪烁又大又黑的眼睛。他并不粗壮，身子骨却透着结实劲儿。看上去，给人勇敢、机智、倔强的印象。他蹲在山岩旁避风，听着炮声，用警惕的眼睛居高临下四下里张望。那弯弯曲曲蚯蚓似的小路，那似乎正在山下慢慢升起的乳白色雾气，那带点神秘的由山洞形成的峡谷，那氤氲中的山峦、树林……尽都收入眼底。天虽然冷，他精神抖擞。平时他把这大岩洞叫作“司令部”，今儿有重要会议，他当然更知道自己保卫“司令部”的责任重大，所以毫不松懈。

鲁家钢的爹鲁万兴是流萤寨的一个穷庄户人，本来有祖传的三亩多开荒地。流萤寨的恶霸地主阎飞虎和他爹阎金鳌，说鲁家这块地风水好，利用荒年放债给鲁万兴。讨债时，鲁万兴还不出，地就被阎家霸占了。一九四三年夏天，鲁万兴正给阎家的地主做长工，他下了决心要往北边山里去投抗日的八路军，可是偷跑时被阎家地主的自卫队逮住了。当时，带兵驻在流萤寨的日寇米田大尉送给阎家地主一支“蓝钢毛瑟”枪。阎飞虎为了讨好日本鬼子，说鲁万兴是“八路奸细”，当着鬼子的面试枪，用米田送的“蓝钢毛瑟”打死了鲁万兴。家钢他娘听到男人被杀，冲到阎家住的“流萤山庄”——阎王院去拼命，被阎飞虎一脚蹬在心口，回来吐血不止，未滿一月就死了。乡亲们见家钢一家祸从天降，又怕阎王院来揭锅锁门再下毒手害了家

钢，决定让家钢转移。家钢那年刚过十二岁，孤苦伶仃，就来到桃花山紫云岗下，由看山林的魏大爷抚养。光阴似水，日月流转，不觉已经三年半了。这三年半中，日寇投降后，国民党“遭殃军”来到流萤寨，阎家父子投靠了国民党，阎飞虎常常同些“遭殃军”军官和特务交往，阎王院依然威势赫赫。这三年半中，家钢在魏春山抚养教育下健康成长。魏大爷总是一点一点地把革命道理讲给家钢听。区委书记田松来时，常常把着手教家钢写字、学文化。风霜雨雪锻炼了他，艰难困苦磨炼了他。鲁家钢长大了！有时替魏大爷送信，有时给魏大爷看守“司令部”，成了魏大爷的好帮手。

现在，流萤寨快要被解放了，家钢心里那个兴奋呀，真是没法形容了。他一会儿蹲，一会儿站，坐立不安。凛冽的西北风吹得他浑身冰冷，他冻得擦掌跺脚，可是心里却又激动又痛快。有不知名的野鸟在枯瑟的树丛中叽叽喳喳欢叫，也引不起他的注意。他像一个最认真的哨兵一心一意警戒着。

天上三架“黑寡妇”美制蒋机“嗡嗡”地向北飞去了。远方大炮仍在吼叫。这时，天已向晚了，空中灰濛濛，黄昏的暗影已开始投向地面，雪意更浓了。家钢突然看到山下远处有一个女人的身影隐隐绰绰在崎岖的山路上出现了！她在蜿蜒的小道上匆匆行走，那么急促，家钢不禁“咦”了一声。

这是霜花姐呀！霜花姐从山下走来了！她走得风风火火，叫人看了心里觉得紧张。

鲁家钢站起身来，拍打着沾在裤子上细碎的土屑和枯干的草叶，惊疑不安，想：魏大爷同霜花姐约定，没有要紧事不要来！她这会儿突然来了，难道发生了什么紧急事儿？

家钢马上机灵地闪身钻进大岩洞里去，报告说：“霜花姐来

了！”

魏春山听家钢一说，急急走到洞口，透过稀疏遮住洞口的光秃秃的树枝条，手搭凉棚向山下凝神张望起来。

二月初的天气，除松柏外，树木落叶，草丛枯黄，连石头上滑腻腻的苔藓也枯死了，一片萧条。雾气在暮霭中似香烟缭绕飘散，霜花姐在雾气、树丛中忽隐忽现。当她蹑蹑窸窸快步响动的脚声传到“司令部”洞口的时候，天已经暗下来了。

住在流萤寨的霜花姐，是魏春山的闺女，也是“司令部”的人。原来，这老根据地边缘区周围的敌据点或者拉锯地区，每个庄子里都有共产党地下党组织。党员人数少的庄子，几个庄有个联合党支部。拿流萤寨说吧，就同绣针河畔的红云村是一个支部，支部负责人就是魏春山。流萤寨的党员，如今有薛大娘、霜花、鲁志忠和铁柱等，流萤寨的情报，每次都是由霜花送来的。霜花姐本人，看上去就跟她的名字一样美丽。今天，霜花姐罩在大襟棉袄上的是她那件洗褪了色打了补丁的安安蓝大襟褂子。她一根又黑又长的辫子甩在胸前，手腕挽了个篮子，俊气的脸上因为赶路走热了，红朴朴的。她一进“司令部”，看见了田松、张孟良、魏春山和家钢，脸上很激动，二话不说，开门见山就讲：“情况发生了变化！志忠大叔让我快来一趟……”

田松叫霜花姐赶快拢拢火烤烤手；魏大爷叫霜花细细谈一谈。家钢走近洞口一边朝已经朦胧了的山下瞭望着警戒，一边急着侧耳想听听是怎么回事。

大岩洞的角落里，堆着些从山上采来晒干了的草药，也有晒干了的蘑菇、木耳、金针……空气中弥漫了一种掺和着草药香、松脂味和柴禾烟的气息。霜花姐在火堆旁坐了下来，火光映得她脸更红，把她那件洗褪了色的安安蓝褂子映成了紫色。她

有头有尾地讲了起来。

原来，老地主阎金鳌年岁大了，冬天好犯哮喘病。这一向，一直病着，又舍不得离开家乡，所以迟迟未走。阎飞虎看到形势不妙，已先将老婆儿子送走，自己却在流萤寨陪着老地主。现在，驻扎在流萤寨的一连国民党军队，因为解放军已经迫近，怕遭围歼，今夜打算撤走。武工队派在阎王院里的“内线”——替阎王院打更也帮助干些杂活的倪二，送来了紧急情报：老地主一向烧香念佛，也不当家，现在年老多病，路上经不得颠簸，决定不走了！阎飞虎自己决定明晨天亮之前逃跑。逃跑的路线，不是往南走红石桥，而是往东走红云村再向东去，路线不明。……为什么这样？倪二说：“可能是怕在红石桥遇到武工队，决定走一条武工队意想不到的路。”

既然早先的估计错误，只以为阎飞虎一定会走红石桥，一切都从走红石桥做准备。现在，敌情突然有变化，自然棘手。鲁志忠得到这个紧急情报后，当机立断，马上改变原来的部署，将埋伏在红石桥那儿的人抽回来，埋伏到从流萤寨到红云村中间的石碑坟山间大道上。但这里没有红石桥那样一个破坏以后能拦阻敌人的“咽喉要道”。现在还摸不清国民党军队会不会保护阎飞虎逃跑。估计阎飞虎怕国民党军队利用混乱“大鱼吃小鱼”，是不放心跟国民党军队一块逃跑的。阎飞虎手下现在还有十八条枪的一支自卫队。鲁志忠的武工队第一分队，一共九个人，只有七支枪八个手榴弹。枪里除了日本三八大盖外还有“汗阳造”和“老套筒”。没有枪的两个武工队员扛的是扎枪头子。要在山间大路上狙击，只怕任务艰巨，所以派霜花姐赶快跑来联络；一面汇报情况，告诉他已改变作战部署；一面希望区中队能赶快分拨力量，帮助在流萤寨到红云村之间伏击敌人，

不让阎飞虎逃跑。

霜花姐激动地把情况前前后后简单扼要一讲，田松眯着眼睛咬着烟袋杆儿自言自语地问：“倪二这个人到底可靠不可靠？这个紧急情报可靠不可靠？……”

倪二这人，给阎王院敲锣打更，在麦收、秋收前兼带看守青苗已经十几年了。这人穷得地无一指，瓦无一片，平日挣到点钱爱喝酒爱赌钱。他睡倒一个人，起来一张嘴，过的是光棍生活。有人对他没好印象，说他对阎王院巴结讨好；有人却因他是个穷人，见人脸带三分笑，对他印象不坏。

炮声隆隆，火堆上的树柴冒着青烟，烧得毕毕剥剥炸响。霜花姐皱着眉说：“倪二过去穷得揭不开锅时，志忠大叔周济过他。去冬，幸亏他救了志忠大叔的命。志忠大叔发展他做‘内线’后，他也送过些情报。我对这人过去有看法，可是这一段……”

魏大爷两道扫帚似的浓眉一抖，说：“据说此人这一段表现还不错。只是过去他虽穷，并没有长个穷人的心眼儿，人给他起的绰号叫‘泥鳅’，说他又滑又刁钻，我就怕他真是条泥鳅啊！”

家钢听了，眼前立刻浮起倪二那张带笑的耸着尖下巴的面孔来了。爹生前对这个“泥鳅”印象一直不好，说他“就怕巴结不上老阎王，跟阎王院沾边挂拐”。家钢对他印象也坏。别看倪二见人总是脸带笑，那也得看对谁。爹死的那年春天，他给阎王院看青苗时，家钢跟冬生、黑胖和虎娃带着小铲儿，挎了柳条筐挖野菜，碰到“泥鳅”，“泥鳅”为了在财主阎王面前讨好卖乖，硬说家钢他们想去偷青，还拿走了冬生的小铲和柳条筐，狠狠蹬了冬生一脚。……

只见张孟良听了霜花姐的话，好像在咀嚼品味什么，又好像深思熟虑什么，朝着霜花姐拿眼征求意见，说：“你估计‘泥

娥！这情报可靠不可靠？”

火光照着霜花那清清亮亮的眉眼，她答：“这就难说罗，这些天去给阎王院打短工的榆钱反映，他也听说阎王院的狗腿子都催阎飞虎快走，怕迟了走不掉，这些人怕的是清算，听说打算走红石桥。”

魏春山吸着烟袋，说：“不能说没改走红云村的可能，可是阎飞虎突然改走这条道目的何在呢？他儿媳妇和孙子都早到四百里外铁路线上的东安镇了。他们从南边红石桥去东安镇比较方便，可是现在不走这条方便的路，要往东走干什么？”

张孟良听了点头，霜花和家钢也不禁点头。田松这时问霜花：“这几天阎家父子在流萤寨还干了些什么？”

霜花兴奋地说：“阎飞虎这些日子到处放风，说什么‘大家都是乡亲，低头不见抬头见，就是共产党占了流萤寨，将来也得变天。做事留点情，将来好相见’。”……我们分析，是敌人看到大势已去，想改用这种手段来给他们自己留条后路了。咱发动群众的工作早已做好，防备敌人垂死前疯狂逮捕屠杀，出头露面的人都隐蔽起来了。”

魏春山听了点头，瞅着田松说：“我现在有个想法。”

大家都看着他，那意思是问：什么想法？

魏春山说：“别看出头露面的总是阎飞虎，其实老阎王阎金鳌是只狐狸，心计用不完。我怀疑这是他们声东击西用的调虎离山计。他怕我们在红石桥拦阻袭击，所以放出风来，说要走东面这条通往红云村的路，让我们中他的计，结果扑个空。你们想：往东走的这条路，对他们来说，是条危险的路。因为骏马岭和陈庄现在都已经解放。从流萤寨到红云村再往东走，随时会落入解放军手掌之中，县大队最近也正在那一带活动，这

阎王院都是知道的，他自投罗网干什么？往南走红石桥这条路，现在比较安全，而且再往西南到东安镇是他们的目的。安全的路不走，要走险路；近路不走，要绕圈子，岂不叫人想不通？”

霜花焦躁不安地扯她那条乌黑的大辫子，吃惊地说：“呀，那怎么办？要是这是阎王院玩的诡计，那咱改变原来的部署，岂不上了他的当了？”

田松吸着烟袋，眯着眼点头沉吟：“看来，志忠还真的可能上了当呢！不管怎么，原来决定在红石桥断桥狙击敌人的部署不能变！敌人如果走红云村这条路，在那一带活动的县大队决不会让他们漏网。”

霜花焦灼地说：“啊呀，怎么办呢？现在志忠大叔自己带了人已经奔红云村去准备在那儿打伏击了！”

真急人呀！别人着急，家钢也像热锅上的蚂蚁。家钢心里想，要是上了阎王院的当，受了调虎离山计的骗，阎飞虎可要逃走了。怎么能让这个恶贯满盈的恶霸大地主逃走呢？唉！志忠大叔要是上了敌人的当可糟了。……他正在想，只听见霜花姐决断地说：“这么吧，我马上去追志忠大叔，叫他带人再赶回红石桥。我这就去！”说着，她站起身来，那火光照得她脸上那双深沉黑亮的眼睛闪闪放光。

家钢受到霜花姐的启发了，刚想说：“不，我去！……”却见魏大爷一攥拳，说：“看来，我们要四步棋同时下了！”

四步棋同时下？大家看着魏春山，听着他讲。

魏春山右手弹动着手势说：“第一步棋，紧急又紧急！家钢立刻到红云村去追志忠。追到叫他马上调头去红石桥。……”

家钢一听，心里可乐了。魏大爷的指派正合他心意。

魏春山拨指又说：“第二步棋，也不可少，霜花快回流萤寨。

你们一些党员既然发动群众的工作已经做好，要监视住阎王院。只要国民党军队一撤，见阎飞虎一逃，马上就组织群众站岗放哨，监视坏人，截断阎飞虎归路，迎接解放军。第三步棋，我们得派个人去同红石桥附近刘家店子的武工队第二分队联系，要他们破坏红石桥，配合志忠的第一分队活捉阎飞虎。万一志忠不去，力量当然单薄些。志忠带人一到，阎飞虎准跑不掉。第四步棋，我还得按照原定部署在这儿守着，不能擅离职守，以防这儿无人，断了各路的联系。”

魏春山想得周密细致，大家都认为保险。张孟良听完，马上请示田松说：“我马上到红石桥刘家店子去？这个任务交给我了！”

田松眯着眼抽烟，点点头，有主见地说：“行，四步棋就这么下！还有第五步棋，我马上回去部署迎接解放军的事情。”

性急的家钢，两眼闪闪发亮，心里冬冬打鼓，早憋不住了，挺着胸威风凛凛地叉腰站着说：“那我马上出发！”

田松和魏大爷都点头。魏大爷叮嘱了一句：“看来要下雪了，你一路小心。”霜花姐没吱声，却从自己脚上把绑鞋的两根布条解下递到家钢手里。

这时，北风萧萧，大家忽然感到远处的炮声又近了。那声音似是催促要出发的人赶快上路，听了叫人心都跳啊！

寒夜的天空明净深邃，炮声仍在响。

冷风瑟瑟，家钢从紫云崖下出来，顺着山势往沟下绕。脚步噔噔地一路小跑，直奔红云村，去石碑坟附近找志忠大叔和他的武工队员。夜色朦胧，他跑得出了大汗，把小袄的钮扣也解开了。一双薛大娘纳的鞋底由霜花姐给他缝的毡鞋，穿在脚

上走起路来十分舒坦；有霜花姐给的两条扎脚带一绑，跑起路来，鞋子更加跟脚好走。家钢手里攥了一把“三齿”，既当拐杖，也用来防身。

桃花山在流萤寨以北，红云山在流萤寨以东，红石桥在流萤寨以西。由桃花山到红云村是十五里，由红云村到红石桥又有十六七里。路不好走，家钢心里算了一下时间，一定要急跑急走，才不会误事。走走跑跑，忽然天上纷纷扬扬撒下雪花来了。

石碑坟这地方，冷僻得很，家钢半年前给魏大爷送信时经过一次。可是这黑洞洞的夜里，谁知志忠大叔他们在哪儿呢？家钢沿着大车道和小树林转来转去，看不到人，心里急得火烧火燎。

雪越下越大了，家钢仍绕着石碑坟附近的小路转。他看见前边是一片黑呼呼的大树林子，心里琢磨：武工队会不会在那儿呢？就鼓着劲儿沿着白雪铺盖了的坑坑洼洼的大车路跑过去。却没料，两边小树行子的大车道上横拦着一条绊马索哩，家钢冷丁的脚下一绊，踉踉跄跄被绊倒在雪地上，立刻被突然从两旁窜出来的人拽起来逮住了。

一个粗嗓门的人跑过来压低着嗓子喝问：“干什么的？”

一时没有看清人的面容，家钢心里希望是志忠大叔带的武工队，可又怕不是。家钢有心眼儿地说：“俺迷路了！正在想找人问路呢！……”但刹那间，家钢发现那个粗嗓门走过来的人就是志忠大叔呀！家钢双目闪烁，高叫一声：“大叔！”

风雪中，长着连鬓胡子的志忠敞着怀，衣襟飘飘，把支“三八大盖”往肩上一背，上来双手紧握家钢的双臂，嚷嚷起来：“是你啊，家钢！嗨，下着雪，你咋一个人来了？有事儿？

……”

家钢仔细一看，周围估计着有八九个人。一个身材高大气宇轩昂的汉子上来说：“家钢，我是铁柱呀！”那个瘦高条子，刚才把家钢从地上揪起来的就是他，喜声喜气地说：“哈哈，家钢，我是你山虎叔呀！”还有一个矮墩墩的人上来往家钢肩上拍了一巴掌：“家钢，我是成宝呀，看你长成个小青年了呀！”……

“可不，长得还真结实哩！”铁柱哥他们同家钢都三年半没见面了！他伸出大手拽住长成了小伙子的鲁家钢端详着，激动地笑着。

家钢心里那个高兴哟，高兴得想淌眼泪。这会儿，腿也酸了，脚底也疼了，他也顾不上讲这些了。没有时间呀！家钢像机关枪似地连忙把“司令部”听了霜花姐汇报后所作的决定一枝一瓣地细讲。

志忠大叔一听，大眼瞪得像铃铛，先是沉默，接着，叹口粗气，摸摸连鬓胡子说：“命令当然得执行，可是万一阎飞虎真走这条道呢？不是‘驼子跌跤两头落空’了吗？”

家钢着急了，说：“魏大爷讲，走这条道的可能不大。就是走这条道，县大队也早有布置，会在公路两边打他。咱得马上赶到红石桥去！”

身材高大的铁柱坚决主张按上级指示办，说：“阎王院玩调虎离山计很有可能，咱行动迟了可不好。”

雪花，扬扬洒洒，布满了夜色沉沉的大地。大家七嘴八舌，在风雪中议论起来。志忠大叔办事是个麻利的人，既决定要出发，他就觉得无需让大家多嘀咕了，说：“咱九人就出发，跑步前进。家钢，你赶快回桃花山吧！”

家钢完全出乎意外，一听就气噎噎地高嚷起来：“不行！俺